

### 新證監會主席熟悉兩地市場

時光荏苒，夏去秋來。24日「白露」已降臨了。這意味着天氣漸涼，夜裡草木上沾上了白色的露水。果然如此，「白露」過後天氣漸涼了，尤其在內陸氣溫下降，早晚溫差幾達攝氏10度之多。天氣開始乾燥了，我們要注意飲食，以適應氣候變化。

天氣多變化，人事也多變化了。香港證監會主席任期將屆滿，香港特區政府委任雷添良會計師任證監會新主席，任期三年。據證券商、前全國政協委員芬姐說，她與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認識十多年之久，在芬姐心目中，雷添良是位謙謙君子，對人態度和藹，是毫無架子、易於溝通的政界中人。雷添良的新任命有人覺得頗為冷門，其實在芬姐眼中是深獲人。事實上，雷添良可稱之為「公職之王」，皆因他在不同領域都極富經驗，尤其當今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之際，以雷添良在全國人大已任職多年的經驗，有功於香港金融發展之力。兩地股票市場往來合作的監管方面，芬姐相信雷添良新任證監會主席上任後將有更良好的發揮，並可在香港與內地股票市場合作發展監督上取得平衡。如有港股北上或內地股票南下週上問題時，作為立法機構全國人大代表的雷添良，可從中把有關問題的事件帶上去，便於溝通解

決。其實，中美貿易戰摩擦對香港與內地市場帶來衝擊，世界各地金融市場包括股市、匯市、債市、商品市場等變得複雜，瞬息間可令投資者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是好。縱觀形勢，其中責任在搞事者特朗普的朝令夕改，自以為是作風。雖然美國內部大中小民間企業老闆在聽證會上強力反對，雖然各地政府反制之聲不停，但特朗普仍一意孤行，甚至變本加厲，威脅向華加碼徵收關稅。在此美國中期選舉即將來臨之際，特朗普所打的選舉牌，究竟欲出何方？究竟能否獲得選民認同投共和黨一票？那就有待時間找出答案了。

一年一度內地的教師節已過。內地尊師重道風氣很盛，很多學校都舉行教師節慶祝活動。料不到教師節居然和金融市場搭上關係。大家熟悉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竟然在當天發表了令人震驚的消息，他稱將於明年退出董事局主席的位置，由首席執行官張勇繼任。在創新科技界有無上權威的馬雲聲稱，他並不是退休，而是將在教育界方面發揮新的任務，培養更多新的人才。雖然世上輿論都讚賞馬雲對培養新一代的重任擔當在肩，但是，也有人暗暗在揣測馬雲老師內心的深處，究竟有何事思量及更偉大的鴻圖。

### 調侃藝術

近期兩宗「教授涉嫌殺妻事件」，竟在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雖然這些只是個別事件，但高級知識分子犯的是嚴重罪行，反差之大，不單震驚教育界，也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

教授一職，是大學教職裡的高級別，職責培養社會精英。能當上教授的，一定比普通人有較高智商，然而涉案教授的犯案手法，顯然和學術成就不成正比。當然，教授也是凡人，也有解不開的結，擁有高智商，未必擁有高情商。

身邊的教育界朋友，不乏教授和教授人妻，大家震驚之餘，兩宗事件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也有些拿作自我調侃。朋友夫婦是港大教授和教授人妻，跟他們開玩笑：「你們教授為何如此喜歡殺妻的呀？」教授人妻幽默地說：「係呀，我都好驚很快輪到我！」

倒是教授很會調侃：「大學的名額一向都很緊張，每間大學只得一個，港大和中大的額已經用完，不會再有嘞，有都輪到其他大學……」朋友們都笑作一團。

調侃是一門藝術，是一種智慧，不是誰都可以駕馭。最近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大學演講時，批評美國政府現在亂作一團，然而管治還能進行，是因為特朗普的管治團隊，潛伏着的「抵抗分子」阻撓施政，才得以正常運作。

對於奧巴馬的炮轟，特朗普又這樣調侃：「我是睡着了，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他一貫的演講都是令人睡覺的。」特朗普的反應，四兩撥千斤，政客的口水戰也見急才。



■2017年1月2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特朗普（前左）發表就職演說後與前任總統奧巴馬交談。新華社

「抵抗者」事情先從一名記者開始，他的新書披露多名高官連抗狂人的命令；然後報章又有匿名文章，作者自稱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抵抗者」，引起了各方猜測。奧巴馬當然不會錯過這個熱話題。特朗普現向全世界打貿易戰，又要搞「捉鬼敢死隊」，要把白宮那些「抵抗者」內鬼抽出來，難怪政府亂作一團了。

### 《一個人的回憶》

重回自己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想着當年的生活是多麼簡單而幸福，孩子還很小，他們在這片草泥地上嬉笑玩耍，笑聲聲浪猶留在耳際，如今日子已不復在，樹木已經粗壯，林蔭也已高深，這裡的警衛已經不認得我。走在碎石小路上，我的淚雨點點，方體會出什麼叫作飲泣；這是一種說不出來的，五味雜陳的，不是怨天尤人的，也不是悵悵悲鳴的，但我確是在哭泣，哭歲月的流逝嗎？泣25年的白雲蒼狗嗎？我還能回到原居住的地方，走過當年相同的腳步，呼吸似是熟悉的空氣味道……

25年一過，自我搬走了，沒有再回過，即使路經過此，也把眼光瞥向另一端，因為刻意地想要把一段的經歷忘記，但是能忘記嗎？在心頭深深的藏著，藏在很深很深的角落。今天我重回來舊地，勇敢地走在這一個小區，勇敢地坐下來，勇敢地想念從前，是對是錯是得是失都是經歷，一段又一段的經歷，人生不就是如此嗎？捨得也好，不捨也得，過去的經歷就像刻印在自己的骨頭上，不能忘。

正值中午，職員餐廳還在，只是物是人非，我找個角落，坐下來咀嚼這一幕又一幕心靈的對話，它像似春天的禾田，綠油青青幽幽吹拂入我的心裡，曾經的愛恨、歡欣與悲愁如今化為一道溪流，淙淙而過，人生走到這裡，所有的甜酸苦辣，愛恨情仇都可

成為一幅水彩畫，高高地掛起，有時候看兩眼，有時候一瞥而過，刻骨銘心的畫布又豈只有一兩幅而已。

當今天的日子也已成為了過去，記憶的天使善良地美化了過去所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成為一種甘香，一種清醇。

不期然想起小時候，逢年過節，父母親總會講起他們兒時的老家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的地傑人靈，山川富饒！我耳濡目染，幼小的心靈裡，對父母的老家充滿着無限的嚮往和期盼。

我們總是對一些已經不存在，永遠拿不回的東西，充滿着嚮往與思念。例如一去不復返的童年，生離死別的戀人，去世的雙親。

我們可以沒有名與利，但我們人人皆有用不完的情，情多讓人累！讓人跳不開食噴喉的因果！是故，金剛經有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究竟有多少人能參透？



■筆者重遊故地，盡見樹木已成蔭。作者提供

### 不是虐兒也是虐

四歲女童橫過馬路慘遭輾斃；兩歲嬰兒因父母賭氣雙雙外無人餵奶而餓死，看見類似慘劇新聞，許多人不免嘆息，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事，竟然也會發生了。

小朋友單獨過馬路；在家裡的窗邊嬉戲；或是自己一個人跑到外邊遊玩出意外，與她同住的成年人，是不是也要負起疏忽照顧的責任？法律上十二歲以下仍是小童，只有幾歲，大概還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吧。可是經常見過，不少疑似父母或外傭的成年人，帶同三四歲左右的小孩過馬路，任由他們或前或後離開自己身旁十尺，大人不是施施然低頭看手機就是嘻嘻哈哈講電話，小兒不知風險蹦蹦跳，一個箭步衝出馬路，身高不過車頭，最謹慎的司機都沒可能看到，悲劇隨時便發生了。

緊拉着小手過路已是成年人應有的共識，只是有些新一代表兒女未成的父母，不知是不是高估小兒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還是迷信什麼粗生粗養，或者誤解放縱為自由，連剛學曉走路的小兒女都由他東關西闖，置生死於於天。可以想像這些異類父母，兩口子感情好時視孩子如障礙物，只顧夫妻風流快活；感情壞起來時就拿錯生出來的「孽種」出氣，任由襁褓中的幼兒待在家中，直至無人餵奶而白白餓死；缺乏育嬰常識的父母也多着，夫婦同睡壓死嬰兒，兩粒提子硬死嬰兒之類慘劇已發生過不意一次，無心之失也錯在過於粗心大意，這都是老一輩父母少見的疏忽。

文明社會愈來愈關注虐兒事件，既不容許三娘教子式的棍頭打子，也不容許老師擔心「教不嚴」、為執好教「鞭」而懲罰學生，（矯枉過正是另一個話題）可是以上無棍無鞭的無形個案，是不是也等同間接虐兒？今後看到成年人不照顧小兒走路，為安全計，是不是交通警員也應該給那些父母送上「牛肉乾」？

文明社會愈來愈關注虐兒事件，既不容許三娘教子式的棍頭打子，也不容許老師擔心「教不嚴」、為執好教「鞭」而懲罰學生，（矯枉過正是另一個話題）可是以上無棍無鞭的無形個案，是不是也等同間接虐兒？今後看到成年人不照顧小兒走路，為安全計，是不是交通警員也應該給那些父母送上「牛肉乾」？



■最常製造交通意外的手機老媽。作者提供

### 百家廊

我有時站在梧桐樹下，看小園扇般的葉片密密匝匝，綠意縱橫，背背翻搖，心情如滴露一樣。梧桐樹幹光滑，葉葉優美，風起處，綠幢窈窕，青音蕭蕭。

付秀宏

處梧桐樹情有獨鍾，主要與我少年的經歷和情趣有關。10歲時，我眼見屋北舊豬圈後的那棵樹有魔法似的，常有春鳥、喜鵲等吉祥鳥來棲，父親說那是梧桐樹，並講了「梧桐引鳳凰」的傳說。於是，我興致頗高地觀察這棵樹，把它畫在圖畫本上，一遍又一遍。那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樹，有三四米高，舒展挺脫。我喜歡站在它面前，待驟風突起，覺青山搖曳。漸漸，梧桐葉充滿了音律的密碼，便如芭蕉、荷葉一樣，繚繞在我的耳畔，這也可能是許多古琴用梧桐木製成的緣由吧。

作家豐子愷《梧桐樹》中有言：「那些嫩黃的小葉子一簇簇地頂在枝頭上，好像一堂樹燈。」我癡癡地想，春來梧桐，這嫩葉樹燈，到底是秦淮河的燈，還是用葦葉做的放於小河的點點燭燭？不知為何，聽墨綠的梧桐葉響時，我想像不出燈火搖動的場景，卻是滿耳嘩嘩流水之聲。

李清照《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讓我懂了梧桐葉與水的知音情誼，那富有彈性的葉雨韻腳，我在少年的另一個瞬間曾聆聽過多次，只是當時不懂。那聲音多年佔據的位置，突然復活起來。雨下着，闊大的梧桐葉，好似是誰遞過來一把新製的傘。忘不了那一場梧桐雨，二姐出嫁那天，老屋門後那棵梧桐樹寬大的葉子，已變得金黃耀目，葉子飄飄落落，就像一場梧桐雨，是不是二姐心裡關於出嫁盼望與難苦的交通織……一位蘇州朋友說，聽雨打芭蕉，冷冷作響太過癡。我心下尋思，比之半窗梧桐雨，雨打芭蕉顯得急響，應是手執琵琶之聲。那細密的敲點，一定敲擊着人的靈魂，逕自流向低處。我盯着三樓居處之下，小廣

### 半窗梧桐疏雨影

場上的梧桐林，遍地的水花，雨聲打在梧桐葉上，表情舒展，像是安慰，像是有故事發生，也像沒有故事發生。

請允許我把詩寫在梧桐葉上，押住韻就可以了，忽略是否音韻鏗鏘、琅琅上口。我從窗台前侍弄的花草，採摘纏綿清香，然後我靜靜看你。真實的繁榮、虛幻的潮濕，梧桐樹和雨中倒影印在水泥地上，我彷彿看到——你在雨中走，只見雨幕在你面前分成兩邊，然後又在你身後合在一起。

故鄉老屋已拆遷，梧桐早不在，天籟全無，只是後來常常想起。我不覺梧桐與秋雨的淒涼，它們是這個世界上最相知的事物，雖比不上高山流水的韻律，但也有梧桐夜雨的古箏味道。梧桐葉無求無慾，它只在風雨中鳴響。假如聽覺和心靈之間有根弦，那麼風雨便是撥響梧桐葉的手指，蔚然成景。

合上眼簾，於半窗梧桐前聽雨，株株沐露的山蘭、隻隻青鳥亮翅的天空，似都在眼前；牧童的呼喚，則成為山間清泉悅耳的叮叮聲。打在梧桐葉的嘆嘆作響，與雨從葉面墜落的細密滴答聲，合在一處，聲音入耳，聲音入心。還記得小學音樂老師說過，「梧桐樹是高貴的，活的時候捧捧看天，用葉子等待自由飛翔的雨聲；死了的時候，落落大方，用木質的臟腑，釋放無盡的思想和幽怨的音樂。」

我在江蘇南京，看到很多街道兩旁的樹是法國梧桐，彷彿有衍生力似的，中山路、珠江路、建康路、中華路、北京西路、北京東路、長江路、黃埔路都有梧桐樹的身影。梧桐村是南京城的樹神骨脈，從1872年法國傳教士在鼓路種下第一棵梧桐起，到為迎奉孫中山大典栽種2萬棵梧桐，到蔣介石大手筆種梧桐，再到新中國成立初的植樹熱，早年保存至今的梧桐，樹齡超越了這座城市裡很多居民的年齡。梧桐是南京乾淨典雅的植物，葉色碧碧，

古意青青。我知道，遍植南京的法國梧桐，學名叫三球懸鈴木，乃孫中山篤信的三民主義象徵。一位老南京對我連聲誇道，夏日外面流火炙人，走在綠蔭成廊的法國梧桐大路小路上，卻是涼風拂面，綠色隧道，名副其實。秋冬時節，斑斕多姿的梧桐落葉，又給城市平添了許多浪漫。

這位老南京還講，法國梧桐葉片大，綠葉高，盛夏樹蔭下要低四五度，落雨時更是音樂如夢。一路梧桐鬱鬱青青，就像用綠色寫就的「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梧桐陰了又涼，雨聲再至，蟬聲在那裡打盹，南京人生活在梧桐葉的深處。在異鄉的梧桐光影中，我還是很懷念少年的故鄉老屋，看見一個少年和梧桐樹的故事，那一刻雨聲瀟瀟，梧桐悅動，刷刷有聲，天地有大美。

半窗梧桐疏雨影，一個溫婉而又纏綿的意象，古色古香，細密走心；一場細雨，細如秋毫，柔若絹絲。連綿飄雨三兩日，梧桐樹依然落落從容，亭亭軒軒外，貞幹修且直。走在樹下，似乎沒有感到綿柔細雨飄然而下，但周身彷彿蒙上了淡淡的青陰色。街巷、灰牆、樓閣，越發肅穆起來；近旁的幾棵柳樹，則為梧桐煙雨平添了幾分溫柔。

雨突然又急驟而來，但作勢狂妄的雨，不過是個紙老虎，很快就遁去了。走進茶樓，裡頭的木質牆體散發着淡香，閒坐在藤椅上，聽燒水壺有節奏地鳴唱，似乎又在悄然醞釀着梧桐雨意了。

凝望窗外，小雨還在輕輕下，潤濕了梧桐綠，玻璃上也掛滿雨珠。梧桐雨的流韻和節拍，時急時緩，呈現出豐富的層次感，美而不乏堅韌。再看那梧桐葉緣，勻潤完整，像似大大的手掌，一如寬仁的如來佛祖，寬容祥和。心善惡，音韻緣；此間，梧桐雨轉變了內涵，心性向悟，意趣通明。哦，這梧桐雨，半窗疏影，是來自大自然的韶音琴弦……

### 獎項是如此虛無

曾經被譽為「民主女神」的昂山素姬兩年多前帶領由她創立的「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以壓倒性的九成得票率擊敗執政黨而上台，她本人也以七十高齡出任緬甸外交部長和掌握實權的國務資政。應該說，曾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

然而，上台以來，這位背負着國際社會（西方社會）期望的女政治家，顯然力不從心，其道德感召力隨着該國爆發的種族衝突升級而頓然失效——報道指穆斯林少數族裔羅興亞人遭激進派佛教徒殺害、洗劫等，甚至說士兵集體性侵犯羅興亞女性，導致數以百計人死亡和數十萬人逃離家園。

身為諾貝爾和平獎和多人人權獎得主，人們對昂山的期望顯然比一般國家領導人高，以致十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率先聯署發難，一方面督促聯合國介入事件，另一方面批評昂山及其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乃至縱容暴行等。

昂山居住過的英國牛津市議會則將早年頒發給她的牛津自由獎撤銷，連鎖反應下，其他獎項也受影響，至上月底的愛丁堡榮譽市民獎，至今共有七個獎項被撤回；而聯合國派團到緬甸調查後上月發表的報告，在點名緬甸軍方六名將領

犯下「種族清洗」罪行時，亦譴責她未能制止暴力……

顯然，一段英殖時期遺留的歷史問題——佛教徒為主的緬甸人視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是土地的搶奪者，後者在英殖時期得勢時曾壓制佛教徒，許多緬甸人對羅興亞這段歷史一直難以釋懷，以致他們幾乎一面倒地支持軍方趕走羅興亞人……

面對這種歷史悠久的恩怨情仇，身為以佛教徒佔絕對優勢的國家領袖，昂山以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為依歸，在矛盾無法短期內解決時，保持緘默，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自以為是的西方人顯然期望過高了。他們不了解亞洲，更不了解亞洲國家錯綜複雜的種族關係和矛盾，以為只需捧出一位「女神」，並賦予獎項和光環，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羅興亞人的遭遇固然令人同情，卻沒證據顯示日理萬機的昂山不願面對或嘗試解決。但撤回獎項只是政治表態或情緒發泄，於事無補，何況正如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所表示，獎項是表彰昂山「過去所作的努力及成就」。那是歷史，是應該受尊重的歷史。

到底是今日西方社會因焦躁而變得功利，還是歷史的誤會，原來，獎項是如此虛無！

### 琴台琴瑟

伍采呆

中國人注重飲食，從「民以食為天」，到「衣食住行」，無一不把「食」擺在前面，連開餐廳的，都會起名叫「食為先」來提醒人們要「食」，可見「食」在人類生命中的重要性。

在缺乏少食的年代，「吃飽」很重要，人們見面總會習慣地問一句「吃了嗎？」來打招呼，因此便有一些笑話流傳開來，說是有相熟的人在廁所門口相遇，也習慣性地問上一句「吃了嗎？」，使得對方哭笑不得。到了經濟已經高度發展的今天，「吃好」比「吃飽」更為重要，現在人們已經把「吃了嗎？」改成「我請你吃飯」。仍然是離不開「吃」。

吃着吃着，便從飲食裡重新吃出了文化。孔子老生幾千年前早就在《禮記》裡講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裡，孟子與告子辯論，告子也曰「食、色、性也。」先賢們早已看明白人類的生命不外乎「飲食」與「男女」。於是深諳中國儒家文化的導演李安便拍了一部電影叫《飲食男女》，裡面用了很多蒙太奇的鏡頭展示男主人公老老在廚房做菜的鏡頭，切菜、洗菜、炒、烹、蒸、煮的過程都一一細

### 慾望雖美過亦有毒

細地呈現，伴隨着帶有煙火味兒的背景音樂，中國飲食文化在鏡頭下表現得淋漓盡致。老朱對女兒們的愛情，對與他偷偷相戀的戀人的感情，都浸透在廚房裡，在每周一次豪華家宴的餐桌上，在餐桌上的每一道菜中。

廣東人是出了名的吃貨，他們把貪吃稱之為「為食」來形容人的食慾，但又及不上宋人梅堯臣的詩句來得有趣：「寢欲來於夢，食欲來於羹」。食慾和它的慾望一樣，一旦膨脹開來，便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的」，而這種慾望除了人們本身對超出自身擁有之外的貪念，更多的還是在「男女」。

《紅樓夢》裡王熙鳳罵薛蟠「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看着鍋裡的」，曹雪芹借鳳姐之口，用一句平常的俗語，便輕易地道出了貪慾引致的人心不足。也有能夠控制食慾的。現代人為了「苗條、好看」節食減肥的比比皆是，古時亦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因為楚靈王喜歡別人腰身纖細，一時間無論臣子、后妃、宮人，為了博得楚王的青睞，皆放棄美食，積極減肥，據說許多楚人一日只吃一餐飯，每天餓得頭昏眼花，出門都要扶着牆才能走得穩，甚至心甘

情願被餓死。雖然聽起來有些誇張，但由此可見人為了更多更高的慾望是可以控制食慾的。

梅堯臣是個很通透的人，他還寫了一首《范餽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家，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人喉為鏃鏑。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悔餐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梅堯臣在詩中勸范仲淹不要吃河豚，認為「甚美惡亦稱」，太過於美的東西，其中隱藏的禍患無邊。果然歷史上有無數因貪吃河豚美味而中毒身亡的食客。時至今日，吃河豚中毒的新聞仍不時可見，但此物依舊存在於「為食」之人的餐桌上。